
紅塵度日 平凡無事

感懷南公懷瑾百歲誕辰

文 / 張爾欽

人的滑稽和悲哀在於，剛剛同幾億精子賽跑勝出，鑽到人的星球上準備歇息，卻發現一出娘胎又掉進了幾十億的人海裡。這碩大星球上的人類，白天吃喝玩樂奔忙，何嘗不像是那些擺動著長尾游動的精子，晚上安靜入眠卻若勝出的冠軍。日出日落，不斷朝著一個方向游動，死！

在此個過程中有哪一個人不以為自己若有所得若有所失。卻不知道，原本，來也空空，去也空空。

我是某某某，我的太太是某某，我的……我要，我看，我聽，我嘗，我聞，我覺得，我認為，我想……處處離不開一個我字，「我」究竟是誰？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凡夫以為有我？」

老子說「復歸嬰兒」，復歸嬰兒，呵呵！老子啊！您可知道，人生不可逆，嬰兒在沒有語言文字乃至心聲的時候，嬰兒能做的就是眼耳鼻舌身觸受而已啊！而這種嬰兒態也只轉瞬即逝，時間不等人，時間不凝固，時間在流淌。嬰兒絕對

不能逆反回去變成胎兒，更不能變成精子。或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這一生一死之間完成一個超越。超越個什麼？生而無生，無生無不生。誠然，這是對沒有在第一時間就了悟您說的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之義諦而做的各種慈悲展開而已。

孔子說「天何言哉？天何言哉？」……

釋迦文佛拈花微笑，說法者無法可說，不可說，不可說。

維摩詰安立無語，示不二法門。

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；你可曾聽見地球轉動的呼嘯？你可曾看見日冕爆發的熾焰？你可曾意識到，原子彈爆炸前的靜默？你可曾傾聽身中血液與血管相互摩擦的轟鳴聲？你可曾留意內心無時不在的心聲？

還有，注意了！注意了！你可曾發現？

——這個！

一九一八年，西班牙流感病毒在歐洲流行，約兩千萬人死亡。日本承認蘇維埃政府，標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政權誕生。汕頭大地震，數萬人死亡。魯迅發表小說《狂人日記》，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白話文小說，滿篇仁義道德，字縫裡卻是兩個字：吃人。結尾四個字：救救孩子……。德國

法國簽署停火協議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。死亡、征戰、殺戮，在此背景下，人，生與死的距離是否就在那朝夕之間，抑或霎那之間呢？

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八日，南公懷瑾先生出生。二十五歲證悟，參透生死。此後踐行峨嵋大願，七十年行腳，著書立人無有倦怠，九十五歲示寂。正如吾師張公尚德先生說：「社會和各界人士稱南老師的成就，是多方面的，說他是：宗教家、佛學大師、禪學大師、教育家、實業家、密宗大師、醫學大師；或者說他是：國學大師。等等不一而足，這些稱讚都成立。」

神奇的是，南公懷瑾先生在峨嵋發大誓願，普賢菩薩隔虛空為證。

在胡松年居士在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發表於新浪博客的〈南師口述，當年峨嵋發願，普賢菩薩為證之事蹟〉一文中這樣寫道：「這段有關南公懷瑾老師於峨嵋山閉關歲月所歷之公案，乃南公於二〇〇八年八月期間，在太湖大學堂開課時，初次透露。南師仙逝後，先後有幾位當初聽課之老學生們，憑其記憶，將此事分別公諸於世，或以文字敘述發表，或以訪錄方式口頭描述。然各方所言，內容又不盡相同，令人頗有不清或混淆之惑。」

有鑑於此，末學有幸，獲得並聆聽原始錄音，發現原始之內容，與前對外所發表之各說，均有相當之出入。與其讓不完整之訊息，流傳網絡間其他媒介間，不如將史實還原，詳細譯述此段公案，全盤托出。由於此一公案，非比尋常，乃南公此生經歷中，極為重要之一環，含糊不得，精準地還原史實，有其必要。同時，也可藉此令大家瞭解到南公，生生世世之宏大願力之所在！」

原文節選：（下文中「我」為南公懷瑾先生第一人稱）

「我坐在那裏正中央，你看這些老和尚們，都是老前輩，兩排坐在旁邊，我把手拍在地上，那也都是真的，一股衝動，我說：『我要到峨嵋來閉關，峨嵋是普賢菩薩的道場，對不起！向菩薩請求，我在這裡閉三年關，也向山神、諸佛、龍天護法，打個交道，如果我所得的、所證的這個佛法，是真的，你給我一個證明。如果是假的，就不給我證明，明天我就下山，佛法無靈，佛法不靈了。我閉關出來，一個願望，不管我出家、在家，弘揚正法，同時，一手扶持儒家，一手扶持道家，為人類文化弘揚，就是這個願望，我生生世世都是這個願望，如果做不到，下地獄，能不能給我一個證明？』」

「我這話一講，嘩！大家聽到空中一聲，嗤——！噢！

那些老和尚，睜著眼睛都嚇住了，趕快合掌，那個照明是有聲音的哦！那個峨嵋山高山上，也沒有日本的飛機來，空中忽然來了，嗤——！四個字『聲如裂帛』，好像一塊大布撕開一樣，嗤——！一片光明，整個罩住了，很久喔！二十幾分鐘不動，整個峨嵋山亮了。我說，你們看，佛法是真的吧！嚙！這些老和尚，跪下來，不只對著光，還轉過來向我拜，『菩薩，肉身菩薩來了！』頂禮，我也趕快起來，向諸位老前輩致意。為什麼通永師父，你們都見過的，看到我，『哎！老師是菩薩呀！』」

「現在都把它破掉了，我今天把它講明了，破開了。願力佛法，說空，就一切皆空；有，就一切皆有，好好修持，努力用功。這個話說過去了，這一段，最好暫時不要記錄，將來我會寫的，詳細寫的，如果我還留到（活著），自己還會寫，暫時告訴你們。」

神奇的是，真有氣住脈停。

在一篇題為〈禪定功夫測驗——南懷瑾老師『氣住脈停』的科學實驗〉博文中，作者摘錄了劉雨虹先生《禪門內外——南懷瑾先生側記》中記述當時的情景：「那時天氣尚冷，老師仍住在泰順街日式房屋中。按照醫生

們的囑咐，老師脫了上衣，頭上胸前都貼上了測試用的東西，然後他們對老師說：

『現在正常思想。』

過了一會兒，醫生們又說：

『現在請老師停止思想』。

腦波反應如何，外人不太明瞭，但見心電圖上，忽然成為一條直線，不再有上下波動。周醫生嚇了一跳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說：『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』

禪定境界有『氣住脈停』之說，究竟如何住？如何停？近代的科學儀器已可測試，證明不是迷信之說，而是生命科學的範圍。」

神奇的是，真有預知時至。

早在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，達摩書院網站刊登通知，定於九月二十九日舉辦「南懷瑾先生學術成就研討會」。九月二十九日。在道南書院如期舉辦研討會。而就在這一天，南公懷瑾先生示寂。而這一天正是中秋月圓之日。

神奇的是，佛法真實不虛。

吾師張公尚德觀察和懷疑南公二十年，卻在四十八歲參加南公的一次禪七上，親證南公懷瑾所說種種，在

經驗上親證佛法的真實不虛。從此接過老師的香板。

神奇的是，最高境界竟然是平凡。

南公懷瑾先生歸納自己不平凡的一生，最後兩個字卻是：「平凡。」

如是我聞。一時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。世尊食時。著衣持鉢。入舍衛大城乞食。於其城中。次第乞已。還至本處。飯食訖。收衣鉢。洗足已。敷座而坐。

人生，人生！

一撇，人開始了。一捺，人結束了。一撇，人生了，一捺，人死了。

如此短暫，如此無趣，如此簡單，如此平凡。

可就在這一撇一捺之中，卻有如此多的飲食男女，喜怒哀樂，愛恨情仇，仁義道德，燒殺搶掠，……

乃至，一切語言、文字，總也書不盡，寫不完，說不清，道不明……

我是誰？你是誰？他是誰？世界為何？生死為何？
參！

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於紐約

尚德讀後：

真禪門文字，不可說、不可說、不可說，但可證！可證！
可證！唯聖智知之。

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
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